

其实,我是第一次来汨罗。所谓“又见”,只是一种感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一个地方之于一个人,是很难说清楚的,也许已经到过很多次,甚至久居于此,却并没有什么感觉,又或许虽然从未到过,但在想象中乃至梦中,游历已久。这也就是所谓的神游。

这次来汨罗,就是这种感觉。

最先去的,自然是屈子祠。屈子祠在汨罗江下游北岸的玉笥山上。山下有一片清澈的湖水,名曰香草湖。屈原对“香草”情有独钟,在他的《离骚》中,就充满了香草的气息,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可以想见,诗人在当时,是怎样一种纯粹得近乎透明的心境。

香草湖边有一条路,叫天问路。自然是出自屈原的《天问》。走在这条路上,不禁有些感慨。当年,诗人在他的《天问》中,先是深情地说,“问天地好在”,接着,又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,却没给出一个答案。这也就成为诗人留下的又一个问题,他为什么只发问,却并不回答。诗人不会想到,他留给后人的这个问题,在两千多年后,由一个出生在德国,叫爱因斯坦的科学家给出了解释。爱因斯坦说,提出问题,比解决问题更重要。当然,爱因斯坦的这句话,并不是冲屈原说的,但也确实为屈原的《天问》作出了解释。

是的,《天问》中有的问题,我们至今仍在寻找答案。屈子祠的前厅,有一副中国近代名人郭嵩焘撰写的楹联。上联是“骚可为经,卓然独领并传,俨向文山承笔削”;下联是“风原阙补,以沅湘诸什,不劳太史采轺轩”。可见,郭嵩焘对屈子的评价。郭嵩焘是湖南湘阴人,他留下这副楹联,自己过身之后,也葬在了汨罗。我没研究过,大概郭嵩焘最终这样落身,是有别的什么原因。但事实是,他确实从此与屈原相见了。

关于屈原投江,还有一个凄美的传说。当年,屈原感觉无望,在五月初五这天愤然投江,这也就是“五月初五”的来历,直到十天以后,也就是五月十五,他的遗体才被找到。在汨罗江里漂流了这么久,半边脸已被江中的鱼虾啃食。于是,一个名为女嫫的女人,为屈原整理了遗容。关于这个女嫫,有几种说法,一说是屈原的姐姐,还有一说是屈原的妾,但当地流传下来的说法,是屈原的女儿。我没有任何依据,也宁愿相信,应该就是屈原的女儿,她不愿让父亲就这样下葬,于是打了半边金脸,为屈原镶好。

关于这个细节,也曾有人提出疑问,屈原当时已很穷困,女嫫又是从哪里来的这许多黄金。但是,据当地人说,汨罗江曾是一条盛产沙金的河流,女嫫为屈原打造金脸的黄金,是当时汨罗的人们不忍心看着自己敬仰的屈大夫如此下葬,纷纷拿出自家的黄金首饰,一点儿、一点儿凑起来的。所以,在汨罗,至今还流传一句俚语,“九子不葬父,一女打金头”。意思是,当年的楚怀王有九个儿子,都不肯埋葬父亲,而屈原只有一女,却为父亲打了半边金脸。当然,从这句俚语,至少说明一件事,女嫫应该是屈原的女儿。

女嫫在埋葬了屈原之后,担心朝廷的奸佞小人再派兵来侵扰屈原墓地,于是用罗裙兜土,就这样一捧一捧地又堆起11座疑冢。关于这个传说,显得有些想象的成分,一个弱女子,只用罗裙兜土,就堆起11座疑冢,这似乎不太可能。但在今天,这些高大的疑冢确实仍然安在,而且已被列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屈子祠的后面,是屈子书院。这里很开阔,给人的感觉也很庄重,整齐的石栏都是用黑色的青石砌成,横平竖直、方方正正,看上去就像是屈原的筋骨。工作人员说,每到屈原的纪念日,当地的孩子们就会穿上楚服来到这里,诵读屈原的《橘颂》《天问》和《离骚》等一些名篇。此时,我登上书院后面的一座高台,想象着每年屈原纪念日的情形,身穿楚服、列队站在书院里的孩子们,诵读着屈原的《橘颂》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,更壹志兮。绿叶素荣,纷其可喜兮……”远处的汨罗江上,龙舟竞渡,传来阵阵击鼓声和呐喊声,在香草湖畔飘起的暗香中,与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交相映衬,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……倘屈原在天有灵,那半边凝重的脸上,也会泛起一丝微笑。

何处春早,何时春来?这个问题不好直接给出答案。在城市,在乡村,答案又不一样。因为条件好些的家庭,想让自家变得四季如春,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。有句话说,城里人在温室培养的水仙,在寒冬最早报出春的消息。然而,真正的春的消息,却是从大自然来,由原野的清风捎来。

在旷野,在山间,在乡下,这些都是春来的必经之地,会被农人遇见,重重撞个满怀。只是此时春耕、春种,农事繁忙,他们又要开始一年之计,顾不上去驻足和留意。

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。谁说农人天生不爱美,美的标准不同,他们自有理解和定义。现在他们也会用手机拍摄记录,发到朋友圈共享。离大自然最近,在遇见春天这件事上,他们总是快人一步,他们才是报春的使者,是春来的吹哨人。城里人有钱有闲也有心情,努力在第一时间捕捉春天的信息,至少从家里的水仙,就已看到春的气息。然而,春天不在室内,要到大自然中去寻找。他们追随春天的脚步,从家里追到花园,又从城里追到城外。走出家门,走向原野,到郊外踏青,到城外寻找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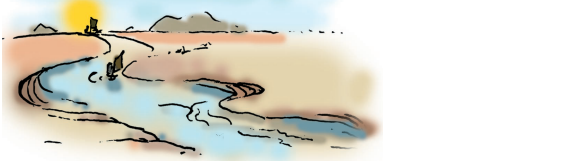
春天总是倏忽而至,它有时该来不来,又在不经意间出现。它不会按时按点而来,也不是整

我总在想,在2300多年前,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的概念还都难以想象,而屈原竟然能说出“朝发轫于苍梧兮,夕余至乎县圃”这样的话。苍梧,应该在今日的长沙、郴州一带,而县圃,也就是昆仑山,如此相距近万里,诗人竟能想象自己早晨出发,傍晚就可以到达,这是怎样的一种胸怀和气魄。也正因如此,他才发出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感慨。而今天的我们,一边豪迈地唱着“走四方,路迢迢水长长……一村又一庄”,一边感觉自己已经在跋涉远行,与诗人的胸襟相比,是不是该有些汗颜呢。

今天的汨罗江,仍然静静地流淌着,却是一种独特的流淌。曾有人说,自从屈原投身于此,江水的流向便也发生了变化。北宋文学家苏轼

又见汨罗

王松



在他的《赤壁怀古》中曾说,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。在我们的华夏大地,江河之水自古都是由西向东流。但屈原投江之后,汨罗江水却掉头由东向西流了,似乎是不舍追随诗人的魂魄而去。

当然,这种说法应该是人们出于对屈原的情感而产生的。事实是,这是汨罗独特的地形地貌所致。这里属于幕阜山脉与洞庭湖平原的过渡地带,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,也就是说,东南高而西北低,由山地向滨湖平原呈梯降过渡,所以当地有一句话,叫“头枕幕阜,脚踏洞庭”。也正因如此,才使汨罗江水由东向西流,成为一条日夜不息、追赶太阳的河流。当然,从另一种意义上说,这条流淌在当年楚国大地的江水,也体现了楚人独特的性格,坚韧、执着、倔强、不屈,只要认准目标,就会义无反顾……

在屈原投入汨罗江,随着江水追太阳而去的2100多年后,在这片江畔又出现了一个同样有着这样性格的楚人。这个人,叫任弼时。

任弼时出生在塾塘乡唐家桥,今天已属汨罗市的弼时镇。岳阳市作协主席舒文治告诉我,这里的东面与长沙县相连,在长沙县的板仓,也同样出过一位杰出的楚人,这个人叫杨开慧。我们是在雨中来到任弼时纪念馆的,纪念馆的吴馆长听说有客人来,特意赶过来。他告诉我,任弼时的纪念馆是2003年4月建成开放的,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纪念开国元勋任弼时同志的专题纪念馆。雨中的纪念馆园区有一种凝重的诗意。沿着园区的道路向右一转,眼前赫然出现一片宽阔的广场,在广场尽头,是一座高大的任弼时雕像。

吴馆长告诉我,纪念馆有着相当的规模,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,仅馆舍建筑面积就有3万平方米,展厅面积3760平方米。截至2021年,纪念馆藏品的总数达到2127件(套),每年来这里参观的有十几万人次。现在,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,也是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同时也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,国家二级博物馆。在纪念馆的前厅,矗立着一座任弼时高大的汉白玉雕像。我想,这应该就是他四十岁时的样子,但由于长期操劳,加之病痛缠身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。为我讲解的工作人员小彭说,任弼时同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仍在伏案工作。也正因如此,才把他的这种精神称为“骆驼精神”。

汨罗不仅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,也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。从城区朝智峰山的方向走大约30公里,有一个长乐镇。舒主席告诉我,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千年古镇。汨罗江从东向西流经这里,绕了一个大大的弯,让这座古镇又多了一些灵秀之气。最难得的,是镇子上的这条青石小街,据说每一块石板,都是一千多年前留下的原物。

我开玩笑说,如此说来,我们是走在文物上了。我觉得,长乐镇的独特之处,还在于它的烟火气。如今,各地的古镇很多,而一旦开发文旅,一般就把原住民迁出去。当然,这对发展旅游业来说无可厚非。但如此一来也出现一个问题,本来好好的一个镇子,从历史文化和传统民俗的角度来看都很好,可就是因为没有了人住,总觉得缺少一些“活气”。镇子是住人的,有人,才有烟火气。长乐镇则不然。在这条千年古街上,两边的古民居下面是各种店铺,而楼上则仍然有人居住。这一来,也就使这个已经走过千年岁月的古镇更加真实,似乎也仍然有着“生命”。

长乐镇还保留着一个著名的民俗活动,叫“抬阁故事会”。这个所谓的故事会,不是讲故事,而是一种巡游。据记载,这种活动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,盛于明清,应该是由元宵闹花灯的习俗演变而来。有资料记载,楚人定期祭天,由巫师和童男童女扮成天神、地神等诸方神仙,用木架抬着举行祭祀活动,而后游行乡里。唐贞观年间,这种祭神活动与元宵闹花灯结合起来,逐渐演变成后来的“长乐抬阁故事会”。故事会的表演内容,多是一些历史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,形式则分为“地故事”“地台故事”“设彩故事”“高跷故事”。演员们装扮成各种人物,用形体做出一个个造型,在镇街上巡游,并配以金鼓、彩旗、彩灯、油筒、横竖牌匾、威风锣鼓和乐队,做各种惊、奇、险、巧的表演。这种传统的民俗文化,不仅体现出一种乡土温情,而且已成为长乐古镇的一张重要名片。

心细的舒主席发现我对花鼓戏很感兴趣,就特意跟市剧团联系,安排了一场演出。我觉得,要想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传统文化,只要从这个地方的人对自己地方戏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。

王广华团长告诉我,汨罗市花鼓戏剧团是一个专业院团,演员都是专业的。在汨罗,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班社,这些班社也很活跃。汨罗堪称花鼓戏之乡,用当地人的话说,是“戏窝子”,人们不仅爱听,也爱唱。每遇市里的企业或乡镇的村庄有什么庆典,就会邀这些班社去演出。

王团长特意安排了三个折子戏,《国母回京》《槐荫会》和《平贵回窑》。前一出是《狸猫换太子》的一折,后两出则出自《天仙配》和《武家坡》。我没想到,在汨罗市花鼓戏剧团竟然有专业水平如此之高的演员,尤其是在《槐荫会》中饰演七仙女和董永,在《平贵回窑》中饰演王宝钏和薛平贵的几位演员。七仙女因为黄梅戏《天仙配》早已为人熟知,而王宝钏这个人物,也因为京剧和河北梆子《武家坡》而家喻户晓。但我记得,这两个人物到了花鼓戏里,又有了另一番潇湘独有的灵动韵致。我不知道,王宝钏的扮演者徐艺是不是有意这样处理,她塑造的王宝钏在性格中又多了一种楚人特有的凄美、灵秀与倔强。而七仙女的扮演者卜燕霞,则在当年严凤英的七仙女之中又融进一种新的性格元素。当年严凤英在“路遇”这一场的表演,是聪颖、机灵,而卜燕霞在处理上则多了任性与娇嗔,羞怯与霸道,也恰恰是这种娇嗔和霸道,使人物更加合理,也更加可爱。这时的七仙女,是以如此来掩饰少女的害羞与唐突。卜燕霞的七仙女,在人物的塑造和性格上,又赋予了新的意义。

我一边看戏,一边也有些遗憾。汨罗市花鼓戏剧团有这样优秀的演员,为什么不排一出屈原戏呢?比如“屈原投江”或“女嫫葬父”。我相信,专业演员在这样题材的戏中,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演,才是真正的“原汁原味”。

汨罗江之所以叫汨罗,有很多种说法。其中的一种说法是,当年屈原流放于此,罗子国都城南边的水流称“罗水”,北面的水流称“汨水”。屈原觉得叫“汨水”不妥,建议改为“汨水”。如此两水汇合后,即成“汨罗江”。当然,我宁愿相信这个说法。我总觉得,“汨罗”两个字,也渗透着屈原的性情。

2025年3月12日改毕于 曠庐

文艺周刊

第三〇二期

迎春敢为天下先,打破单调和无趣,率先站在春天的开头,满怀热情预报春的到来,它是名副其实的报春使者。

稍过些时日,连翘也开了。在迎春和连翘相继绽放之时,白的山杏、粉的桃花、红的梅花……各种知名不知名的花儿尽情绽放,满眼皆是繁华。不久前才刚刚看到干枝上爆蕾,才过几日,就变得花开满枝丫,一树树花朵盛放,成为花的海洋。

我还惊讶地发现,春来之时,一边是花开正艳,一边是落英缤纷。按照以往的认知,这种现象难道不是应该发生在暮春吗?然而,此刻眼前,水边的花树上开满了白色的花,在树下水面上也落了白茫茫一片,有如飘絮的杨花、柳絮,似花非花。忽然想起一句“落花流水春去也”,倘若未见当下的此情此景,你真会信了它。原来,只要花开,便有花落。

足见春天变化大,一日有一日的变化。看有草木,闻有花香,听有鸟鸣,食有春菜,这色香味形,对着眼耳鼻舌,再到心灵深处,真是全方位享受。这时回想那个春,即使藏身万花丛中,依然可以先行一步,棋高一着,在众声喧哗之时,已完成报春使命,收敛自身光华,回归自然去也。在春天那么多美好之物中,迎春便是通体闪亮的那个,最不可或缺,也最值得被记住。

马玲芬已经许久未曾见到陶小茜,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竟说不联系就不联系了。陶小茜如今仿佛是一只断线的风筝,身体依然在上海这个魔都的某个角落里静卧,魂灵却不知在何处徘徊。

马玲芬最后一次见到陶小茜,还是在沪上知名画家紫竹轩主人处。画家妻子晓媚性格爽朗直率、笑容可爱温柔,总令人有宾至如归之感。

那晚,茶香甚浓,配茶的果子点心清甜爽口,大家恍若旧时一般谈笑晏然,沉醉于这个舒适宜人的聚会。可惜,敏感的马玲芬依然可以清晰感觉到陶小茜若即若离的疏远与冷淡。因为上次聚会时发生的事情,还不能释怀吗?

人与人之间的情感,其实真挺脆弱的,前一刻还是深情款款,后一刹很可能因为一句话、一个表情,甚至些微的声调变化,瞬间改变人的情绪与感受,心生嫌隙,如鲠在喉,最终渐行渐远。爱情如是,友情亦如是。

一年前,马玲芬在紫竹轩主人画斋里,看到画家刚刚完成的一柄美人折扇。折扇用的是清代扇骨,扇面上一位红衣美人身倚一石栏杆,眉目婉约柔和,容颜娟秀,幽人邈然,扇子一角勾画着几竿修竹,一丛白菊。马玲芬一直欣赏紫竹轩主人的画作,他的工笔画细致淡雅,有宋代文人画的笔触与气息。马玲芬手中已经收藏了画家的三幅画作,那日看到那柄折扇,她就喜欢得不得了,立即表示想买下收藏。画家笑着点头。

无奈,碍于价钱,当时的马玲芬囊中羞涩,便请求画家帮自己将扇子保留一段时间,待存够钱,便来请走佳人。扇子价格对马玲芬来说,实在不菲,还真需要筹措一番才行。

只可惜半年后的一天,画家特地打电话告知马玲芬,折扇已被一位朋友买走了。马玲芬异常惊诧失望,连声追问究竟是谁夺人之爱。画家最终抵不过逼问,只好告诉马玲芬来龙去脉。

原来,陶小茜的先先生元祖铭也一直中意那把扇子,磨了画家良久。上个周末,他去画家处喝茶,再次要求观赏把玩一下美人扇,终究禁不住心痒难耐,留下润资就将扇子带走,即便早就知道扇子已被马玲芬订下。

电话里画家连声抱歉,直言对不起。马玲芬心中郁闷,筹措多日,终于积攒到差不多的钱款,以为很快就能回到上海,带走美人扇,心中曾无限期待。如今竟然成空,实在失落得很。

画家安慰马玲芬,说自己手中尚有几把同样都是用清代扇骨所制的扇子,也很有味道,她一定能选到自己心仪的那把。

半个月后,马玲芬回到上海。一帮老朋友再次相约画家处喝茶聊天。画家拿出手中尚余的几柄扇子出来,任马玲芬挑选。都很好,只是终究不如那把心心念念的美人扇。不过,虽然心有不甘,最后马玲芬还是选下一柄画扇,用的依然是古雅的清代扇骨,所绘似是后花园一角:一屏高高的太湖山石,中空瘦漏,不失秀美。石前缀以几株兰花秀萼,一丛菊花、两三叶芭蕉。最可喜的是,扇面左下角绘着的那只模样灵秀的小壁虎,俏皮得意,正抬头仰望着前方幽曲迷人的景致,不禁令人莞尔。说来壁虎在南国俗称“守宫”,素被视为福泽临门的象征。折扇背面还以文秀小楷书写着白石道人的词,字体清丽且有韵味。

画家妻子晓媚依然觉得得意不去,要画家

将那柄长年置放在茶案旁的手柄团扇送给马玲芬。团扇圆月般的古旧画本色纸上,一只灰背秋雁正在水中独自游弋,怡然自得,湖边一丛高高的白色芦花正迎风摇曳,煞是清丽迷人。扇子背面以草书写着“今朝风日好”,潇洒平和。

马玲芬一直喜欢这把团扇,每每见到总会赞一声。如今晓媚如此客气慷慨,却令她很不好意思,再三推拒。但晓媚一直坚持,她最后只好收下。

画家在旁打趣道:“瞧瞧,就是元祖铭,硬要抢别人的美人扇,害我丢了自己的小团扇。”一边的元祖铭只尴尬地苦笑。

“就是啊,真是好过分。”坐在对面的马玲芬也玩笑着。

“要我说,倒是抢得好。”陶小茜突然蹦出一句,语气坚决果断,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。马玲芬望向陶小茜,她却若无其事般转过脸去,表情丝毫未变。

在座的众人停顿片刻后,便转而谈论其他话题,不久便散了。

那晚回酒店后,马玲芬心中依然不快,便向自己先生诉苦。

“人家做太太的,护着自己老公,总没有错嘛。”先生委婉开解。“我也晓得的,可是总觉得有些伤心。”

“别想太多,都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。想当初她自己在澳洲勤工俭学辛苦打工,还记挂着你,猜到我们正在申请去美国的大学读书,一定急需报名费,还特地寄美金过来帮衬,多么不易。”

是啊,曾经那样慷慨无私的帮助,又怎能忘却?马玲芬依然记得当年大学毕业后,与陶小茜两人相约一起赴北京游玩。她们在北京颐和园笑着穿上清代后宫妃子的服饰拍照留念。妆后的陶小茜雍容平和,有中宫之韵;马玲芬羞涩清秀,更似嫔妃模样。两人恍若穿越到百多年前的清朝,觉得有趣得很,决定留下倩影,以兹纪念。而后,两人还去了什刹海。据说天晴时分,若站在银锭石拱桥上西望,可见西山一脉胜景。可惜那日运气不够好,天空有雾霭,并未曾见,但二人尽兴而归,便觉心无遗憾。

曾经以为彼此真挚的友谊之树可以长青不败,如今方知年轮碾过,万物皆会衰凋凋零。原本的知己好友,也会应时老去,碧叶变黄腐朽,零落成灰。

那夜之后,除了一次在画家处的饮茶外,马玲芬与陶小茜便再无相见。虽然两人曾几次电话相约,最后总是因为各种缘由错过会面。微信联系也日渐稀疏,直至中断。

慢慢的,马玲芬从其他老同学处听闻,陶小茜已渐渐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,欲言又止、闪烁其词间提及,原来她竟早已有失智迹象,如今日渐严重,外人再不复可见。

生命可哀。原本以为总可以遥遥相望,彼此祝福,直到老去。可惜,一切皆是如此猝不及防。

马玲芬非常喜欢英国诗人弥尔顿的长诗《沉思颂》,能够体面安然地老去,带着睿智平和的了然感悟,如此仿佛稀松平常的日子,原来也是一种奢侈的存在。

初夏的南国,连绵的毛毛雨,像极了六月的江南。马玲芬在烟雨吹起一首箫曲《阳关三叠》,似送故友远行。不知身在江南的陶小茜,可听到天空中遥遥传来的一丝箫音?

唯叹现实中的陶小茜仿佛那扇中美人一般,已早早躲进深深的亭台楼阁中,栏外之人再也无法窥视。一如扇中那位一袭红衣的女子,眉目如画,缥缈若仙,雾失楼台,永不可再见。

我是一只小鸟

曾春光

我是一只小鸟
衔着一枚诗卷
日日夜夜,飞翔
向着你所在的地方
我来自遥远的南方
披着一身炙热的阳光,双翼

轻轻地拂去夜的忧伤
张开双翼,还有那
青涩的遐想
风在低语 风在歌唱
我真想骑在你的肩膀上
那轻晃的
是五彩的梦
是我不褪色的光芒
飞翔飞翔
纵使舍弃一切
也要让我的歌声
在广袤的原野上
高亢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回忆是一种重逢

马万里



水不喝茶的遗传基因,并且他们口渴了才喝水,春秋天时喝温开水,天冷了才会喝热水,口渴难耐时,无论春夏秋冬都会咕咚咕咚灌下一大碗冷水。只有家里来亲戚时,娘才肯给他们泡厂里发的八角钱一包的茉莉花茶。

娘也喜欢在炉火边给我们烤红薯和花生吃,那花生的焦香和红薯的甜糯,常常让我们几个孩子馋涎欲滴。我盯着娘放进红薯,刚有香甜味溢出,就迫不及待地拿夹子去夹,翻过去调过去地看,摸摸熟透了没有,多数是还没熟透就又放了进去,托腮静等,那种眼馋、嘴急的样子格外滑稽。

红薯熟了,我便忍不住急巴巴地拿出来,先剥开滚烫的外皮,把那金黄诱人的瓤送入口中,一边咧咧嘴,一边还赞不绝口,甜,真甜!我也会

给娘嘴里塞进一块,而娘常常在我们享用美食的时候,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,讲先贤的故事。

爹也喜欢围炉聊天,他是个工人,说的多是厂里边的奇闻轶事,有时还会讲一些让人笑掉大牙的八卦。

记得爹给我们讲过奶奶与大奶奶的故事,她们俩是在脸对脸烤火中国炉仙逝的,一个八十岁,一个七十八岁,在温暖中寿终正寝,没有痛苦,也不孤单。大爷爷和爷爷是亲兄弟,为了保卫家乡,他们都参加了地下党。大爷爷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,爷爷在战场上失踪,生死未卜。两个姐姐住在东西厢房,从此相依为命。大奶奶高马大,长得壮实,强势,在村子里没有人敢惹她,那个年代孤儿寡母很容易受欺负,她一个人领着侄儿过日子。奶奶比大奶奶小几岁,性情柔弱,温文尔雅,爷爷失踪之后,奶奶独自领几个孩子过活,在相互帮衬中,将两家的孩子抚养成人。

小时候,娘还喜欢给我们蒸包子吃,买不起肉,但可以买大油,用炼出来的油渣加上焯好的白萝卜蒸包子,大铁锅边蒸腾的热气、香气,让我们家的日子变得温馨而有趣。现在想想,小时候,虽然食材简单、朴素,但我们吃啥都香。

如今煤火早已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暖气,但我很怀念有煤火的日子,如果有煤火,我要约三五知己,温酒煮茶,也会围炉煮咖啡,那香味一定会满屋缭绕。